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六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五

洗兵馬

公自注收京後作。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以後所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
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
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
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悲壯少及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

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
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
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禁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
樓曉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
正耐煙花繞有氣象有風韻攀龍附鳳勢莫當天
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事

句外常有餘力

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

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
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

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

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

每有風韻

田家

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

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此詩對律

甚嚴而春容醞藉

○趙曰山東乃河北也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肅宗復兩京進收山東以建中興之

業卞圜曰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夢弼曰夜報本作夕奏荆公定作夜報洙曰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矣希曰河廣指河北衛州時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慶和鄴城乃相州時安慶緒據相州王師圍之未下夢弼曰自陳濤斜之敗帝唯倚

朔方軍為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趙曰汗血馬出大宛國沈曰張耳傳如以肉餵虎何益夢弼曰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前漢匈奴傳元帝元壽中單于來朝舍之於上林蒲萄宮長安志有東西蒲萄園洙曰莊子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進而問道夢弼曰海謂山東岱謂河北崆峒山在西仙仗謂玄宗儀仗詩意謂雖喜肅宗已青海岱而常思玄宗避賊幸蜀之際也鮑曰收復京師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後封楚王又徙封成王夢弼曰郭相子儀也司徒李光弼也尚書王思禮也時子儀為中書令光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思禮遷兵部尚書當收復京師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詔以兵赴靈武彥輔曰晉張翰見秋風起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命駕東歸趙曰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夢弼曰謝希逸宣貴妃誅收華紫禁李善注王者之宮象紫微故謂宮

中為紫禁魯曰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曰鶴禁趙曰文王為世子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夢弼曰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張晏注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陳後山曰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儲后睿哲在躬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注龍樓漢太子門名也洙曰揚子攀龍鱗附鳳翼夢弼曰京師既平以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復以張鎬為幕府參謀故比之子房也漢高祖紀上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東坡志林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爾夢弼曰張鎬儀狀瓌瑋性簡重好王霸大略始擢為拾遺房瑄罷鎬遂為相蔡寬夫詩話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邁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說者以為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王霸大略然當為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豈史氏或有遺耶夢弼曰青袍白馬更何有言祿山之亂已平矣後漢今周喜再昌謂肅宗如漢光武周宣王之中興也南史侯景傳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識庾信哀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顏延年歌亘地稱皇罄天作主月毳來賓日際奉土帝王世紀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洙曰丘希範書白環西獻楷矢東來禮運山出器車注器車謂若銀甕丹甕夢弼曰顧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四皓紫芝歌注見前歐陽公曰宋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瑞鮑照作河清頌趙日此紀實事也至德三年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

四日而變蓋收京之祥也希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田家望望惜雨乾之句洙曰布穀乃鳴鳩催耕之鳥也晁曰時思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尚留兵屯故有淇上健兒之句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也東山詩序二章言室家之望女也詩婦歎于室後漢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後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馳奔波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先生嘗手寫此詩改秣殘作惟殘崆峒作空同

觀兵

鶴曰去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于鄴城有觀安西兵赴關中

待命詩建是年三月鄴城師潰此詩當作於未潰之前

北庭送壯士貌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妖

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

有風

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

夢弼

曰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討賊書如虎如貔妖氛指言吐蕃時乘隙為亂也南史侯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識元帥謂廣平王俶待彫戈謂待天子賜以彫戈而後往征也趙曰古鼎銘云王命虎臣賜汝和鸞黼黻彫戈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公謂鄴城可緩圍當以討吐蕃為急也鶴曰吐蕃自至德初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故公欲先以討吐蕃為事也

不歸

鶴曰按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河北當祿山自范陽反河北諸郡望風瓦解公之從弟死

於城中至此已經三年公有感而作此詩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

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

夢弼曰數

金謂從弟幼時識錢數也數所具切詩總角卅芳注聚兩髦也

獨立

鶴曰時公遲回於華州賦此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

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

此必有幽人受禍而羅織仍未已者如太白鄭虔輩人

天

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所思

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戶消息趙曰虔以祿山之污貶台州司戶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卧病海雲邊世

已疎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斲龍泉

洙曰公嘗

贈虔詩云賴得蘇司業時乞酒錢乞音氣夢弼曰晉張華傳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嘗有紫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登樓仰觀問其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今公取以喻虔之取台州如劍之埋於土但遠望其有衝斗之氣無計出之也按台州屬吳吳乃牛斗之分野也斲株玉切掘也

不見

公自注近無李白消息鶴曰公自開元中與白同遊齊兗間至乾元初白流夜郎故有此

作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

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趙曰箕子

被髮佯狂按唐史白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會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此世人欲殺之證也可修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在清廡鄉後廢為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也鶴曰按李白集有望廬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又望廬江瀑布云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閒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圖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峯愛其險峭奇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峯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又白送姪嵩遊廬山序云慚未歸於名山然則匡

山指潯陽匡廬山而言亦未必不是元和丁酉白樂天有祭匡山文

新安吏

公自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鶴曰按唐志新安縣屬河南府又按九域志云縣有二鄉王深父云時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於鄴師潰於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師曰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諸郡兵並急雖次丁盡行秦之謫戍無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

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
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
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
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洙曰伶俜無成單
孤貌伶音零俜普

丁切夢弼曰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此言子儀退軍
修備也就糧言就賊之糧故壘即舊禦祿山之壘言雖
取糧於敵亦不深入但近故壘而已練卒謂訓練其卒
舊京即東都時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鄭曰僕射郭
子儀也趙叟曰至德二載子儀授左僕射冬拜司徒乾
元初進中書令而此詩猶云僕射者蓋功賞著於僕射
時言者不
移其初也

石壕吏

夢弼曰石壕屬邠州宜祿縣即漢鶉始縣地昔北狄侵太王於此築城壕以禦之因

名石壕卞園曰石壕陝東戎也其地在新安西即石嶺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

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

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

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

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

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希曰時鄴城師潰子儀以朔方

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子儀在河陽將謀城守人又驚奔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還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濟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

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
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
雙翔人事多錯迂與君永相望

曲折詳至縷縷凡
七轉微顯條達

○洙

詩篇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篇寄生也蘿兔絲松蘿也
陸璣草木疏兔絲連草上生其色黃赤今藥中兔絲子
是也在草曰兔絲在木曰女蘿古詩云與君為新婚兔
絲附女蘿趙曰今公詩意謂兔絲當附松柏而乃附蓬
麻為不得其所矣洙曰蘇武詩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
疑夢弼曰文子墨無黔突孔無暖席又淮南子云墨子
無暖席希曰守邊赴河陽注詳見前詩夢弼曰嫠姑之
夫也婦人嫁三月告廟上墳始謂之成婚禮禮既明白
然後稱姑嫠正名也今嫁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嫠呂曰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善事新姑嫠

此姑嫜字所出也夢符曰前漢廣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顏注尊章言舅姑也洙曰生女有所歸蓋婦人謂嫁曰歸也夢弼曰孫武兵書置之死地而後生鮑照詩生驅陷死地洙曰北山移文蒼黃反覆蒼舒曰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從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鄭曰襦沙朱切短衣也夢弼曰左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失儻子將若何趙曰宋玉風賦迴穴錯迂注錯離交迂也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

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
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

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

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

火被岡壘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

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夢弼曰長安地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

里時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為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故公謂其不比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鶴曰土門與杏園俱在長安按舊史志土門縣舊屬宜州後廢宜又改為美原屬京兆杏園如史稱乾元元年十月郭子

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者是也至如史稱哥舒翰至土門軍入洛邁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有土門關即舊井陘關是也公詩多用土門名雖同而地異當以詩意詳之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

經歷多矣無如此語之在目前者

但對狐與狸豎

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

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
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
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

寫至此亦無復餘恨此真泣鬼神者

永痛長

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

別何以為蒸黎

夢弼曰安史之亂自天寶十四年始鶴曰賤子因陣敗謂當時鄴城之師潰也

夢弼曰宿烏戀本枝安辭且窮棲言戍卒歸來雖閭巷蕭條然人情之於鄉土猶烏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鞞與鞞同戰鼓也鶴曰五年委溝谿殆謂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時調役到今乾元二年是為五年矣

夏日歎

鶴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舊史云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

祈雨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
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
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
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

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夢弼曰夏日出艮正東北

也中街黃道之所經也趙曰楚辭陽杲杲其朱光夢弼曰萬人尚流冗冗散也光武詔曰流冗道路朕甚愍之和帝遣使分行貧民舉實流冗洙曰當祿山反首陷河北諸郡祿山為范陽節度使幽州薊門即范陽郡是其

節制之地也師曰太宗貞觀初輔相得房
杜王魏之賢以致太平公蓋傷今思古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
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
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
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
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
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洙曰漢李廣傳注刁斗以銅作

銚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鶴曰通鑑云
至德二載四月郭子儀軍屯瀋西與安守忠戰敗後府
庫無積蓄朝廷專以官爵賞功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
收散卒由是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焉魯曰張茂先
詩煩促每有餘陶潛誄簡棄
煩促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立秋後題

鶴曰按公傳為華州司功屬闕輔饒棄官去客秦州是詩欲棄官時作也。乾

元二年秋七月棄官之秦州以後所作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

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

短語名言

何事拘形役

鶴曰是年公四十八今云半百舉成數而言也。洙曰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悵悵而獨悲

赤谷西崦人家

崦衣檢切師曰按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昔曹操與劉

備戰於此谷川水為之丹因號曰赤谷公棄官之秦州宿於赤谷西崦人家因有此作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廻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

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洙曰晉陶

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而行忽逢桃花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山便從山口入土地平廣邑屋連接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遂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漁人數日辭去既出迷不復得路

昔遊

鶴曰按此詩殆是記昔時遊齊宋間事而詩末云胡為客闕塞道意久衰薄乃之秦州時

作也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
升艮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
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違夙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
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
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七藥東蒙赴舊隱
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胡為客關塞道
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髮鬢變未憂

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夢弼曰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

子喬養道於華蓋山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於堂上喬遂沐浴卧其中由是尸解又漢方術傳王喬有神術嘗為葉令後天降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又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後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緹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沐曰艮岑東北之岑也離騷朝發軔於蒼梧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覲馭疾也爽士切又疏吏切胝足病也張尼切莊子手足胼胝夢弼曰東蒙魯地山名按公有寄元逸人詩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董先生謂董威輦即衡陽董鍊師也行吟常宿白社之中

乞市肆得碎綰結以自覆焉漢武帝曰吾得如黃帝棄
妻子如脫屣耳又費長房棄妻子從壺公晉葛洪求勾漏
令以鍊丹砂鬢真忍切密也一作髮變鬢詩鬢髮如雲
謝元暉詩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布曰廬山在九江
霍山在衡陽爾雅霍山為
南嶽又云衡山一名霍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
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

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

間中冷語無不

可感此豈初意與題事哉

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

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

補茅屋

似悲似訴自言自誓矜持慷慨修潔端麗盡所不能如論所不能及

摘花不挿髮

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字字矜到而不艱棘畫不容盡

○洙曰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夢弼曰石季倫王昭君詞匈奴盛請婚

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闕中即長安謂經祿山之亂也洙曰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定功曰本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藏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天覺曰周處風土記云合昏槿也孝祥曰陸倕刻漏銘曰合昏暮捲葉英朝開趙曰崔豹古今注鴛鴦鳥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洙曰東方朔傳董偃母以賣珠為事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公自注虎時生汚賊貶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不便

可堪昔如水上鷗今如罍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

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從

來禦魑魅多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

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

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

師曰天台山在台州

三江一錢塘二楊子三吳松希曰山海經云高山南江所出曼山北江所出岷山大江所出東注大江公時在

秦故言天台隔三江也夢弼曰且子斜切兎罟也希曰
鮑照詩昔如鷄上鷹今如檻中猿公蓋用其律洙曰博
物志一足曰夔魍魎也夢符曰屈原九歌有山鬼夢弼
曰蝮音覆大蛇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者百餘觔
左傳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魍魎魍魎山林異氣所
生為人害者夢弼曰按公集有贈虔詩云才名四十年
今其遭貶豈非為才名所誤乎洙曰嵇阮晉嵇康阮籍
也嵇康書云阮嗣宗為禮法之士所繩故疾之為仇夢
弼曰海隅微小吏蓋台州在海之隅司戶乃小吏矣師
曰黃帽乃竹籜冠也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縣吏白應東帶見之嵇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奉
奉事鄉里小兒夢弼曰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蓋虔
為人放蕩性頗嗜酒按公集有贈虔詩
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是也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
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

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字字反覆可念足達前意

○夢弼曰晉稽康傳

生論鍾會以舊憾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
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帝遂害之
刑於東市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徐庶言
於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
詩亮凡三
往乃見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
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

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洙曰後漢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

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龜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良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秦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又以名其山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

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夢弼曰按

陶淵明集有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又有命子詩云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趙曰公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也陶集中如楚詞詩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飲酒詩顏淵故為仁長饑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是豈不謂之亦枯槁乎山谷曰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遣興詩蓋子美嘗困於三川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

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

洙曰唐賀

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開元間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嘗稱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晚節尤誕放自號四明狂客為秘書外監天寶初夢游帝居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賜鏡湖一曲夢弼曰祥說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孝祥曰語林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洙曰晉王微之為桓沖參軍沖嘗謂微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微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夢弼曰山陰越州也在會稽之北故名

吾憐孟浩然襖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

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

春雨餘甘蔗近禪

每望東南雲令人幾

悲吒

鶴曰唐舊史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九齡署為從事與

之唱和不顯達而卒按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乃浩然詩也公就舉之魯嘗曰浩然峴潭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鱸王士源為浩然詩集序曰灌園蔬圃以全高公又舉此以想其魚釣灌蔬之舊處也夢弼曰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公寓秦州故望東南之雲而悲吒耳趙曰南史范曄在獄中為士題扇曰即長夜之悠悠夢弼曰鮑謂明遠謝謂三謝乃玄暉靈運惠連也吒陟駕切叱怒也正作咤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長性

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夢弼曰漢

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楚辭劉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曹植書日不我與思仰六龍之首頓義和之轡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

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

易坤卦牝

馬地類行地無疆良謂良馬也崔豹古今注始皇有馬曰追風漢書馬生渥洼水中

秦州雜詩二十首

夢弼曰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又州記云前臨湖水夏不

溢冬不縮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

只作

及關是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

留

夢弼曰三秦記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百丈望秦川長安如帶洙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鳥鼠即禹

貢鳥鼠同穴之地沈曰水經注一水發源天水縣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為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又上下通謂之魚龍川東坡曰倦遊錄云隴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鯪鯽之形鱗鬣皆具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積塞久土凝為石遂留形迹耶希曰爾雅釋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鄭曰禹貢注鳥鼠共為雄雌同穴而處夢弼曰西征問烽火謂吐蕃之亂也洙曰別賦心折骨驚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

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

可言雲逐風不可言風逐雲
詩本不須如此評以諭兒輩清

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城北寺一作山北寺傳是一作
勝跡先生定城與傳是三字殊

曰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今城北寺即隗囂故居也

囂五高切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首陽山渭水所出趙

叟曰寺枕秦山下接

渭水渭水東流長安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馬

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鶴曰秦州

都督府督天水隴西同谷三郡故云領同谷圖謂圖志
也流沙即書所謂西被於流沙唐使者使吐蕃過鄯州
之西赤嶺分界牌即經莫離那錄驛又至衆龍驛劉驛
婆驛之類其名非一近贊普牙帳曰勃令驛故曰驛道

夢弼曰唐吐蕃貴人處於大邈帳正異曰馬駢朱汗落
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他詩舊作珠乃義文也白題從
一作西漢云斬白題將勃義與離題同正文作蹄非也
夢符曰按南史裴子野傳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入貢莫
知所出于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
白題胡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墜其額也洙曰洮
州為臨洮郡亦屬隴右鶴曰臨洮人勇勁可備守禦如
通鑑載大歷間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擊吐蕃
晟將千人出大震關至
臨洮屠定秦堡是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

殷字切近悲壯似題殷上聲猶

隱也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

真賦鼓角景句

萬方

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

說真龍種仍殘老驕驕哀鳴思戰鬪迥立向蒼蒼

趙曰
漢書

張騫使西域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騫還得烏孫馬名曰天馬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驕驪馬唐人語以餘為殘今公蓋言仍餘驕驪而不為用也鶴曰秦州有馬池源出嶓冢山又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此篇公或指此而賦也希曰或云真龍種喻元帥廣平王俶也老驕驪公自喻也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
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
士

苦形骸黑林踈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

以恨
我復

解○
鶴曰滄海本號渤海郡去海為近滄舒曰按續唐
通典羈縻州有金微隸振武軍趙曰此言防河之

士自金微而發也洙曰
鄴城時為史思明所據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

妙處舉目得之

不夜月

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

顏

全首可觀○趙曰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乃後人因杜

西夏有其地王韶經略西邊親至其處或曰不夜蓋月如晝也田曰齊地記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照於東境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為名洙曰漢蘇武使匈奴歸拜為典屬國傅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刺樓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

無

要有風刺。只是張騫寫得好

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

謂不得似騫也

東征

健兒盡羗笛暮吹哀

洙曰張騫傳騫使西域窮河源夢弼曰荆楚歲時記武帝令張騫使

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女織於室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夢弼曰漢書張騫使西域言大宛多善馬武帝求馬於宛不有與乃以李廣利伐宛遂出其馬洙曰時安史之亂幽燕諸郡未平也鶴曰天寶十四載冬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時祿山反兵籍少故也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

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

此語可媿當路者可媿素餐者

老夫如有此不

異在郊垌

夢弼曰後漢李邵善河圖風星和帝遣使者微服單行觀採風謡使者當到益邵投邵候

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
遣使耶二人驚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
益州分野故知之耳洙曰
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

雲氣接崑崙淅淅塞雨繁羗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煙

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閑小蓬門

鶴曰
爾雅

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渭
水河源見前詩注淅淅鋤簪反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薊

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鞞

夢弼
曰幽

州薊門時為史思明所據誰自北言收復者誰也或曰
言無人北還也鮑照有出自北門行云暮騎屯廣武分

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征西
指當時討吐蕃也漢岑彭為征西將軍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

妙在寫影

清渠一邑

傳

傳者所在皆此泉也

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鍾邊俛仰悲身世溪

風為颯然

夢弼曰秦州記天水縣界無山有水一派北流入長道縣界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

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

一樣事寫

得流

○

趙雙曰秦州枕上麓地曰東柯谷曰西枝村公姪佐先卜築東柯谷集中有佐還東柯谷詩及

麗有西枝村宿贊公土室詩天水圖經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工部姪佐草堂在東柯谷之南麥積山

瑞應寺上夢弼曰末句借用桃源事或引三月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九十九泉

此名十九隨意彷彿記其一二。鮑曰按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東坡曰趙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附庸也王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而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洙曰世傳仇池有地穴通小有洞中出神魚食之者仙師曰末句公有卜居之意也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

對得

潭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踈嬾休鑷鬢毛斑

夢弼曰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後漢龐德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東柯見前詩

注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峯羣落日邀雙鳥

急歸何足道有此好語

晴

天卷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童兒

未遣聞

夢弼曰水竹會平分謂谷中之人以竹筒引水也

邊秋陰易夕不復辯晨光簷雨亂淋慢山雲低度牆鷓鴣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警

急烽常報傳聞激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

客或作夜

鶴曰漢書注邊方備胡寇夜然火以相告曰烽師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挿以雞羽謂之羽檄蒼舒曰按唐書貞觀間以文成公主景龍間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又按贊普遣名悉臘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又贊普曰我與唐舅甥國也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風

連西極動

此動字與星臨萬戶動相近星動較奇

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

將何時議築壇

鶴曰唐志河州有鳳林縣北有鳳林關夢弼曰魚海縣名郭子儀取魚海五縣是

也沫曰候火言斥候烽燧之火也懸軍如鄧艾伐蜀懸軍深入夢符曰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謂為

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屯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趙曰易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則勿遮幕之彥輔曰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魯曰漢高祖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

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駕行舊鷓鴣在一枝

趙曰唐堯

謂肅宗野老公自謂也逸曰君自聖則忠謹不聞公微言以託諷也洙曰李令伯陳情表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夢弼曰括略云會稽山有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禹藏書之所故謂之禹穴也仇池記云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東西二門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趙曰駕行指當日同在禁省之華莊子鷓鴣巢林不過一枝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

此畫似可百里

孤城隱

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

林

不必有來處自是好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

甚似

忠愛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

句意渾

○

趙曰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

渾稱題

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

渡河答曰織
女暫詣牽牛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樓
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鶴曰
流沙

在西之極乃吐蕃所居之域趙曰征西泛言西行之人也時遣使與吐蕃和好故末句借張騫奉使尋河源事

山寺

夢弼曰按天水圖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麥積山有瑞應寺山形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

縈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縱橫可涉又玉堂閒話隴城縣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牕

可以來風遊
人如市也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

不

如何自是麗句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

纖毫

夢弼曰麝香小鳥隴蜀人謂之麝香鸛或云鹿也石竹繡竹花也僧舍多種之鸛曰按稱衡鸚鵡賦

命虞人於隴坻又按公秦州詩屯下有隴俗輕鸚鵡之句則知鸚鵡隴右所產也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定功曰爾雅釋水正絕流曰亂書亂于河詩涉渭為亂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鶴曰阮隱居名昉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

比青芻色圓齊玉筍頭衰年關鬲冷味暖併無憂

夢弼曰陶

隱居本草云
雞性溫補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歎為寄小如拳欲

哂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癲

此等甚無

取者亦在卷中計必未嘗選未嘗遺也

○

趙曰晉傳玄鷹賦狀如愁胡復齋謾錄云詩題是胡孫而首句

以山猿為

詞何耶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

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王

趙曰晉張

華與雷煥共尋天文見斗牛間常有紫氣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即補煥為豐城令掘縣獄基得雙劍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劍也

銅餅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八句意正

圖

○夢弼曰風俗通甃聚磚修井也甃側救切末句謂井中或得斷釵遺珥如蛟龍之狀者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

二物皆遠致今溢於中國寓目喟然如羗女胡兒者矣

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羗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

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洙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貳師伐宛將種歸中國沈

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趙曰邊方燃火曰烽舉煙曰燧蓋冠至以相告也山

谷曰制讀為掣

同俗音作徹耳

即事

趙曰回紇助討祿山收長安有功請婚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還

鶴曰公主自回紇歸乃是年八月也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

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

腰支語不典豈所以賦漢公主者

羣山猶索戰

迴首意多違

鶴曰花門謂回紇也注詳見前夢弼曰時回紇為史朝義誘之而為寇故云迴首意

多違也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傳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
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
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結得灑落

更自可悲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
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蘼葭

摧折不自守

便異

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幾處葉沉波

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
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羗
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出擁雕戈

修可
曰漢

桓帝時京師童謡云城上烏尾畢逋後山曰
訛以言驚動也夢弼曰毛萇詩傳訛動也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
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
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
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唐 李益

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鶴曰：烽有報平安火，如哥舒翰潼關之敗，翰麾下來告急，上遣李福等將監牧兵赴潼，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是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

笛外

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

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
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
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
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此晚唐極

力彷彿之者

○夢弼曰：垣，邊城也。蔡邕《上疏》云：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置殊俗。

月夜憶舍弟

鶴曰：時公之三弟在河南齊許二州。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淺

語使人愁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
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

兵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
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
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夢李白二首

趙曰：白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

復生事下獄潯陽郡

今江州屬江南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

使其死耶，當不復哭矣。乃使人不能忘者，生別故也。江

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
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
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
今君在

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偶然實境不可

更過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洙曰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宋玉神女賦其始來

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彦輔曰西清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貌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

此兩詩起語千言萬恨

三夜頻夢君情

親見君意

人情鬼語偏極苦味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

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

夢中賓主語具是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

語出情痛自別

孰云網恢恢將老身

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結極慘黯情至語塞。長篇中不甚切摘看又

別。洙曰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

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修可曰莊子在

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螻蟻食沫曰江淹恨賦蔓草縈骨
拱木欽魂夢弼曰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本一作
廉耻將先生云只
合作頗耻字無謂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
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

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鶴曰按
唐州靈

唐州內有馬邑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沫曰降虜東擊
胡謂當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漢書匈奴
傳注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然故曰穹廬趙曰時兩京
雖收復交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未幾師潰夢弼曰茅

土謂封建諸

侯見禹貢注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
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
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鶴曰按
史乾元
二年春旱故有甘澤不在早之句而因以興衡門之士
也洙曰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舉手
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乃白府君請木工斤
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巔作茅舍留
止食芝草飲神水百
餘年下賣藥於市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四句

自不可讀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不謂魑魅喜人慰其寂寞乃魑魅猶能知此人

之來以為喜則朝廷之士不如魑魅亦多矣觀上憎字便見作者之意痛快

應共冤魂語投

詩贈汨羅

希曰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為涼風起天末楚屈原自沈汨羅而死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五

謹案卷四第十五頁前五行濟州屬山東按地志
濟州唐屬河南道宋屬京東路無山東之名此
誤

第十七頁前一行代山名按漢書雁門代郡皆晉
地也應劭曰代故代國此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張駿

皆甚同憂歲不寧棲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
忌妖氛遂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

囚梁亦固局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

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難高壘長驅

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

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棲鳳朝回歎聚

螢傷舊日讀書之勤喚人看驀裏不嫁惜娉婷兩句開合謂異

時也閱世乃知其恨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硎侏儒應
詩未易讀初看失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七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六

秦州見勅目

勅一作除

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

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韻

乾元二年


秋秦州作

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
子升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擢潤朝廷舊好
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

皆甚同憂歲不寧棲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
忌妖氛遂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

囚梁亦固局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

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難高壘長驅

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

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棲鳳朝回歎聚

螢傷舊日讀書之勤喚人看驀裏不嫁惜娉婷兩句開合謂異

時也閱世乃知其恨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硎侏儒應
詩未易讀初看失之

共飽漁父忘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
急烽火未全停帥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垠忠臣辭憤激
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勲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
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類鵲鵲秋風動關塞高卧

想儀形

洙曰嵇康絕交書潦倒麤疎夢弼曰諸生公自謂也文章開突與言其文章深邃也突烏弔切

荀子突與之內突字正作突爾雅室西南隅謂之與東南隅謂之突釋文音要洙曰劉孝標絕交論莫有費其半菽罕自落其一毛趙曰半菽字出史項羽傳歲饑民貧卒食半菽洙曰揚雄傳王莽誅甄豐連及揚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投下幾死吳入郢中包胥求救於秦秦兵未出包胥哭

於秦庭者七日勺水不入於口司馬相如蜀人也後富貴還蜀梁孝王怒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夢弼曰還蜀囚梁公自喻也時謫為華州司功夢弼曰漢書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為夏商周之三正也趙曰舊都指長安鶴曰漢書注引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洙曰漢書羌胡雜種類不一也高帝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生之上建瓴水也建居偃切瓴盧經切夢弼曰長安志淑景殿望雲亭皆在西內洙曰宮臣謂薛受司議郎屬東宮柱史謂畢受監察御史漢官儀侍御史在周官為柱下史趙曰點染為文字也零丁介獨之貌夢弼曰官忝趨棲鳳公自叙曩為拾遺在諫省時也晉車胤家貧夜囊螢火以照書駿襄良馬也娉婷佳人也皆公自喻也洙曰晉張華見斗牛間有紫氣補雷煥為豐城令掘獄基得雙劍莊子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音刑砥石也漢東方朔傳武帝令待詔公車俸祿

薄朔給侏儒曰上欲盡殺若曹侏儒號泣頓首上知朔
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朔對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
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
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遂稍稍得進用焉屈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問曰子非
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
曰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渭水
所出東流長安今云旅泊窮渭長吟望濁涇蓋公在
秦州而憶長安也洙曰羽書者以鳥羽挿檄書上馳告
四方示其速疾也鼎銘者銘功於鍾鼎也爾雅曰四時
調謂之玉燭青萍劍名也稱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城
冠雲霓而張羅蓋鸚鵡乃隴右所出夢弼曰鄭氏詩箋
云鸛鵒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則飛鳴
求其類此公自况有望於薛畢二子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

三十韻

公自注時患瘡病夢弼曰高適由太子詹事出刺彭州岑參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

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

物情往往見棄惟詞客未忘耳有味其言

海內知名

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慙關飛動

篇終接混沌

即子美自道可為悟入

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

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

其不足可見然少露上言富駱盧王爾者高岑也子美豪放磊

落如

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

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鬪身強

寶語

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

殃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

徒然潛隙地有醜屢鮮粧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無

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

傍魚鳥

即小心也
用得作家

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

黃彭門劒閣外號略鼎湖傍荆玉簪頭冷已牋染翰光

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僊宅俱兼山水鄉竹

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

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

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祆氛靜論文暫裹糧

夢弼曰梁江淹嘗夢

還人筆後為詩絕無美句人謂才盡洙曰潘安仁有秋興賦沈鮑謂沈約鮑昭也趙曰沈佺期祭文思含飛動才冠卿雲夢弼曰富嘉謨駱賓王盧照鄰王勃皆文章之伯洙曰刺史古之諸侯也庾亮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諸侯謂適也半刺謂岑也羈旅推賢聖言孔孟尚羈旅也夢弼曰昔顓帝有二子生而亡去為鬼一居江水為瘡鬼洙曰俗言辟瘡鬼必伏於幽隙之地不爾即畫易容貌趙與時賓退錄云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間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蒼舒曰按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自禁時取此義趙曰後漢龐公居峴山之南未

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竟隱於鹿門
山不返魯曰嵇康遊山澤觀魚鳥而心甚樂之夢弼曰
隴草洮雲公言其客居之景物也彭門劍閣俱在蜀左
傳東盡號略即號州而號之湖城縣有鼎湖此言高岑
二子居官之地也洮曰荆玉出號巴賤蜀賤也夢弼曰
陶隱居本草云胡麻當九蒸九曝熬搗充餌注胡麻烏
者良今言烏麻丹橋亦彭號二州所出也後漢岑彭傳
彭惡所營地名彭亡欲徙之今云舊官寧改漢或用此
師曰號本晉地詩晉國風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
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洮曰史記黃帝
擒殺蚩尤胡羯指安史也葛常之詩話云詩人讚美同
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
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如寄李參云意慙闕飛動篇終
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贈
盧琨云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云毫髮無
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贈高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
何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云老杜贈太白二十韻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

矣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此彼

各稱○自喻適意而太白足以當之

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殊

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

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

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

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

十字可誦善無鄰最切當

處士禰

衡俊諸生原憲貧糴梁求未足意茲謗何頻五嶺炎蒸

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

此用夫子事注亦未喻

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

看他用意

梁獄上

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

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洙曰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見太白云文章數曰子謫仙

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趙曰太白墓碑云玄宗泛白蓮池召白作序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夢弼曰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今云獸錦蓋錦織成獸文也奪字如宋之問傳武后

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洙曰白為高力士所譖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夢弼曰按公傳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太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即梁園故地謝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是也又公與太白嘗同遊山東故云行歌泗水春洙曰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上疏薦之曰處士禰衡年二十四英才卓犖莊子原憲曰憲貧也非病也夢弼曰後漢馬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謗之以為明珠大貝此以喻白之遇讒永王璘反謂白為叅屬與謀也希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書注三危西裔白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五嶺三危與夜郎鄰境也洙曰賈誼為長沙王傅不得志有鵬飛入詭舍自傷以為壽不能長乃為賦以自廣趙曰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還黃公乃四皓避秦居商山申公見楚元王不設醴酒而辭行鄒

陽見怒於梁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此皆以此白之不
從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察已施之於法
誰能為陳此義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

韻

鶴曰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貶岳
州司馬嚴武由給事中拜京兆尹坐瑄事貶巴

州刺史公嘗為左拾遺
兩省相呼為閣老也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然開
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憶昨
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

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畫角吹秦

晉

畫角吹秦晉
奇怪不恨

旄頭俯澗漚小儒輕董卓有識笑苻堅

其用事
如此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

無前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

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

描摸老成○亂來讀
此十字哀痛來生

貔虎間金甲麒麟受玉鞭侍臣諳

入仗廐馬解登僊

淺事不俗
俗急不悞

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

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

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內藥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

同拜手出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

秉燭書枉滿懷牋

纔復京便有此樂是此時殘破巡幸尚自庶幾

每覺昇元輔

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翻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微

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

老伏虔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

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

此紅翠在新舊下別是淒斷

賈筆論

孤憤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

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鷗不空拳

寓言

地僻昏炎

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為年

甚言避禍之道可念

典

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

此展字屬

治中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

三見焉字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為妻子累甘與

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

迢迢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

騫

泊語如此使人意盡○趙曰南中志烏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特上有飛鳥之道耳洙曰漢賈誼洛陽人事

文帝黜為長沙王太傅嚴子陵變名姓披羊裘釣澤中
光武徵之因共偃卧子陵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
犯帝座除為諫議不屈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夢弼
曰憶昨趨行殿公自叙謁肅宗於行在也趙曰無復雲
臺仗言當時行宮草創不復嚴整法仗也庾信哀江南
賦猶有雲臺之仗洙曰漢酈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莊子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夢弼曰蒼
茫城七十謂祿山反河北十餘郡皆棄城而走也劍指
蜀之劍閣言玄宗幸蜀流落有三千里之遠近秦晉之
間皆吹畫角聲以節用兵也澗湮之水隱映胡星言東
都為賊所陷也前漢志昂為苑頭胡星也洙曰漢董卓
傳卓廢立凶暴無道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以韓馥等為
刺史馥等到官各興義兵同盟討卓秦苻堅違衆伐晉
遂至破敗撫畜鮮卑苻融諫不聽後為鮮卑所亡夢弼
曰董卓苻堅以喻思明祿山之必亡也洙曰山海經赤
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冤禽名曰精衛常

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商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
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
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趙曰此皆言安史之不知量
也晏曰左傳曹劌曰夫戰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夢弼曰陳倉太白俱在鳳翔此言肅宗時駐蹕鳳翔
也按志鳳翔府寶雞縣又更名陳倉縣縣有寶雞山按
列異傳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以獻諸公道問二
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媼媼復曰彼二童名為陳寶得雄
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
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
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祠又按志
鳳翔之郿縣有太白山按水經注山上夏宿雪故名錄
異記金星之精下墜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故名洙曰衛
河北也燕范陽也時祿山反於范陽臨河北諸郡漢書
死人如亂麻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關中記關內八水王師下八川謂長安

收復矣趙曰時公為左拾遺扈從還京洙曰光武紀望
氣者見舂陵郭晷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夢弼曰職儀云
黃帝駕乘黃而仙去後因以名廐王隱晉書宣帝內廐
馬一日風靜天霽有羽鶴飛至廐化為青衣童子騎二
大馬乘空而去梁漢米謂梁漢所貢賦之米水衡掌山
澤之賦謝承後漢書章帝分梁漢儲米給民又宣帝本
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
少府皆天子私藏也魯曰內藥宮花也洙曰顏延年詩
鸞翮有時鍛注鍛殘也所介切夢弼曰漢元帝寢疾史
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以諫注以蒲青為席用蔽
地也時公任拾遺故云前漢儒林傳伏生年九十餘以
書教於齊魯洙曰詩成是貝錦賡云喻讒人集作已過
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趙曰鵲鷹屬也
謂兩閣老如浦鵬讒言如霜鵲鵲不空拳則鵬有碎首
之防矣洙曰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趙曰治讀
作平聲洙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安功

曰郭景純詩漆園有傲吏注莊子嘗為漆園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為相謂使者亟去無汙我故曰傲吏夢弼曰時史思明復作亂於漁陽乃薊州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卧高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兇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

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食晨踈懶為名誤驅
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
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
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祕騎行白鹿
馴耕岳非谷口結草即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
旅懷殊不愜良覲眇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
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官場
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鬪將辰大軍多

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焉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

落迴首望松筠

鶴曰嵩陽潁水皆在河南洙曰謝靈運好登陟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

則去後齒陶淵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着之黃曰此物指彪也夢弼曰歷下關西公言昔與彪相聚之地趙曰後漢姜肱有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洙曰列女傳孟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於是為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夢弼曰魏曹植字子建能詩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洙曰薛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東廣微補亡南陔詩警爾夕膳潔爾晨餐邊徼邊境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後漢志光武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祀夢弼曰此喻肅宗重建七廟也洙曰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

周真義入龍嶠山見美門子乘白鹿而行揚子谷口鄭
子真耕于岫石之下漢文帝時河上公結草為菴于河
濱讀老子帝駕往詣之晉葛洪有時後方數卷趙曰四
鎮皆置官塲收賦歛以供軍須也鶴曰鎮磧如北庭都
護府有神仙鎮及有小磧是也夢弼曰洮岷言臨洮岷
山也彥輔曰潘岳秋興賦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數
之思夢弼曰孔子春秋起於獲麟葛常之韻語陽秋曰
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曹
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杜
觀到詩云侍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鴝枝間喜不去原上
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
高飛恨久陰卧病詩云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羹溜匙
兼暖腹誰欲致杯甕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
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
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
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前出塞九首

鶴曰前後出塞詩乃乾元時公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

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修可曰按

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名之劉曰漢書竇榮亡命山林顏注云命名也謂脫其

名籍而逃亡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

如親歷甘苦○極征行孤注之意人所不能自道詩必如

此序情閨勞之際其庶幾乎

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

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賦至此極可壯可傷○洙曰梁

簡文帝紫駟馬詩青絲懸玉轡又宛轉青絲轡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猿俯身散馬蹄左太冲賦振衣千仞岡又云斬將
塞旗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又緩

而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夢弼曰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鳴咽水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以繪功臣像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即不

受徒旅欺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索之愈有

同苦辛

洙曰送徒字如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是也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前眼

語意中事通透自別○亦極哀怨之體所以可傳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

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勲

夢弼曰漢衛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

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彊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用諺

語或自作諺語皆是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

多殺傷

此其自負經濟者軍中寧有此人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

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作者緩急

自合○修可曰漢書高祖將兵擊匈奴會冬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

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

千載不死墮淚未乾

潛身備行列一勝何

足論

修可曰烈士傳眉間尺楚人干將鏐鉚之子楚王夫人嘗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

產一鐵楚王命鏐鉚鑄為雙劍一雌一雄鏐鉚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楚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鏐鉚殺之眉間尺乃為其父殺楚王黃曰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二枚晉

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修可曰漢書霍去病衛青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唐曰漢紀注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韓曰周禮設車宮轅門注云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乃併

與軍中妬忌之意得之必不可少者

中原有鬪爭況在敵與我

謂爭功者

丈夫

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名

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

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易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

有贈含笑看吳鉤

呂曰召募字出吳志中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召募蓋召謂自隱度而應募

為召募也趙曰詩生于道周周曲也修可曰吳王闔閭
命國中作金鉤令曰善者賞之百金有貪王之重賞者
殺其二子以血釐金遂成二鉤獻而求賞王曰為鉤者
衆子獨求賞何以異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殺二子釐
成二鉤於是向鉤而嚀二子之名曰我在此王不知汝
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王大驚曰寡人
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見吳越春秋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復欲

一語似此殆千古不可得其時其境其意即曹子建鬼媿真橫梁間意贊說不能盡也

平沙列萬

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

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此詩之妙可以招魂復起○夢

弼曰東門洛都之門也鄭曰河陽洛邑也洙曰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言不謹謹也荆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趙曰士卒之多則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至日暮各相招認以居其幕也苦溪胡子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柏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按漢書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嫖顏妙反姚羊召反嫖姚勁疾之貌也又按荀悅漢紀作票鷄字云今讀者為飄遙不當其義余謂子美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取服虔音耳王荆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嫖姚亦承襲子美而用也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

此義亦人所未及

豈知英雄主出師

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遂使貔虎士奮身勇
所聞拔劒擊大荒日收胡馬羣
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
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
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
雲帆轉遼海稷稻來東吳
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
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

希曰兩蕃謂吐

蕃與奚契丹也漁陽薊州也洙曰左太沖詩南鄰擊鐘
磬北里吹笙竽左傳卑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師曰主將謂祿山也祿山兵還玄
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迓之賞賚無貲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解事

語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寫至

退軍人則無餘矣○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
騎射補羽林余曰左傳晉政多門洙曰時祿山自幽州
起兵臨河洛希曰漢高紀從間道走歸師古曰間空也
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東坡志林詳味此詩蓋祿山反
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
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示姪佐

公自注佐草堂在東柯谷鶴曰按世系表佐是襄陽房殿中侍御史暉之子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

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師曰七月

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洙曰晉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

佐還山後寄三首

鶴曰還山謂歸東柯谷也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野

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踈嬾叔須汝故相攜

趙曰嵇康

絕交書性復踈嬾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味

宣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歲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隔

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洙曰分引

泉水以灌園故交橫而落幔坡言坡中青翠如幔也

宿贊公房

公自注贊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師曰贊公與房琯遊從琯既得罪贊公亦

被謫於秦州也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
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水

淨樓陰直

寫景貴得自然

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

鴉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詩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
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除架

公自注
瓜架也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秋
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鶴曰西
枝村在

秦近郭有巖竇之勝杉漆之利贊常稱之
公自華至秦意欲居之故尋置草堂地焉

出郭眇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

細字一字
皆可笑

曲折

方屢渡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

中趣怡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巘反

顧要求陽岡暖苦陟陰嶺洵惆悵老大藤

與細字一沉字相似

沉

吟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

已多露

洙曰趙景真書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夢弼曰湯休乃僧惠休也姓湯能詩故公以此贊公也贊

嘗以詩約公為鄰居盛稱巖中之景公謂其才思挺出煙霞之外故云霞上作也師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山

南向陽故暖山北背陽故洵寒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

自然境自然語

土室延白光松門耿

踈影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新暗汲石底
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
數竒謫關塞道廣存箕潁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
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矇矓更越西南頂

夢弼曰大

師指贊公也京國舊謂是京師上刹禪宿也晉許詢嘗與道人支遁遊山谷曰漢書李廣數竒師古以為命隻不耦合則數乃命數之數非䟽數之數也因此詩注仍舊音故辨之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

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
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
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
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疎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
間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
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

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
文弱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
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

夢弼曰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

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闢奢二字止稱招提今十方寺院是也廣雅黃精龍街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空囊

鶴曰空囊詩所賦卽史稱公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以自給之意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
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修可曰列

仙傳仙人倭佗食松柏之實趙曰楚辭漱正陽而餐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後漢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布曰梁武帝評羊欣書似婢作夫人舉止羞澁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

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趙曰此暗

使田子方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對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之所不為也命束帛贖之

送人從軍

公自注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好

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

意氣浩然可以勸忠非淺淺丈夫者

馬寒防失道

雪沒錦鞍韉

鶴曰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而唐志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則柳子厚所謂西海之山

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者陽關唐志云在沙州二地乃備吐蕃之所也沙磧自是兩名禹貢弱水餘波入于流沙楚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沙流而行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縱橫千里磧則如西州有礧石磧北庭都護府有小磧是也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

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

如畫

出塞圖矣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

情

兩語兩意別離則昨日矣往往古人亦如我也自怪其情之悲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贊
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

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
舊友初欣寫胸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饑凍逼野風吹征
衣欲別向矐黑馬嘶思故捩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
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定功曰釋氏書
手把青楊枝徧

灑甘露之水趙曰言楊柳者以見贊春時猶為寺主來
秦州而忽見豆熟之際矣夢弼曰雨或作兩豆子兩已
熟言來秦州已經兩年矣蘇曰崔玄見習鑿齒曰豆子
熟矣張巨曰豆子眼中黑精也言無邪視也阮宏休詩
總曰東坡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
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
耶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俯曰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以大散關與嘉陵

地勢險隘相當故名鶴曰趙清獻公自成都被召還朝宿兩當縣廣鄉驛有詩云被詔趨都景物疎

兩當中夜宿中途注云圖經云東京

西蜀至此道里均焉故縣名兩當

寒城朝煙淡

五字妙在目前○世間常有此語自不多遇

山谷落葉赤陰風

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鷄雞號枉渚日色傍阡陌

兩語復稱借

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翮亦知

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

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謀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

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
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
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
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

更白

○子美心事如此固宜一出言而傳不朽非徒言也

色敏功曰陸雲詩通波激枉渚注云鴟鵂似鷯黃白

曰斤陌田間道也南北曰斤東西曰陌持斧翁指吳侍

御也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羣盜

長沙郡潭州也洙曰西都賦猿狖失木穴余救切趙曰

淮南子鴈銜蘆而翔以避弋繳以比吳之失所也夢弼

曰鳳翔府至德二載號西京寶應元年號西都金閨金

馬門也公與吳侍御昔同在鳳翔各居諫官之職故云
共通籍也洙曰書東郊不開夢弼曰間諜軍中反間也
間去聲諜達協切師曰上官言宰相也洙曰王弼曰仲
尼旅人也修可曰後漢向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
卦喟然歎曰吾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
耳師曰公言往時為拾遺見吳之斥而不能言深自責
其非義也趙曰詳味詩意吳侍御遷謫之因為
辨論良民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

發秦州

趙使曰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
冬春之間發同谷登劍門其在同谷茅茨

蓋不盈月耳崔德符曰兩紀行時發秦州至鳳凰
臺發同谷縣至成都二十四首詩皆以紀行為先
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
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朱文公語錄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州入
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鶴曰按九域志秦

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附邑也○
乾元二年冬自秦州如同谷至成都紀行所作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
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
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
冬筴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
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
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
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

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師曰同谷在京之南時不經殘破故云樂

土彥輔曰楚辭嘉南州之炎德今言無衣而思南州以南州之氣暖故也鮑曰漢源成州屬縣夢弼曰成州有栗亭川魏置栗亭縣在唐為栗亭館希曰崖蜜乃蜂於崖石上所作之蜜成州所產也趙曰方舟並兩船也洙曰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消憂

赤谷

鶴曰赤谷有亭當是在秦州近境公初自華之秦州時亦有赤谷西崦詩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穉饑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貧病轉

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夢弼曰按地理志秦

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三秦記云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又云上有清水四注而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按公集前有赤谷西崦詩云躋險不自安此云險艱方自茲蓋是登大隴歷九回坂也○九折如此詩未能賦也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硤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
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威遲
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

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肺熱

立之曰硤形藏堂隍

謂山臺如堂隍硤藏于兩山之間也夢弼曰嵌空太始雪謂硤中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趙曰抵者逢抵之抵抵弧矢則遭用兵之時也

鹽井

鶴曰食貨志唐有鹽井六百四十成州萬州井各一此當是指成州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汲井歲掇掇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

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

夢弼曰鹵說文

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草木白言生鹽花也修可曰許慎說文曰鹵鹽池也漢書宣帝常困於蓮勺

鹵中注蓮勺縣有鹽池廣十數里其鄉人名鹵中夢弼
曰捐戶骨切用力貌字從木非莊子子貢見漢陰丈人
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捐捐然用力甚
多而見功寡洙曰莊子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
夢弼曰官賣鹽每斗錢三百商轉
販一石得六千言倍獲其利也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
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
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戈未敢辭路難

怨傷忠厚得詩

人之正○洙曰爾雅釋雨土為霾夢弼曰戈
庸朱切古今注戟之遺象也詩荷戈與戈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

娟碧蘚淨，蕭緘寒籜聚。洄洄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

蒙清晨

謂泉行高山下如雨，冷氣四散為雲也。

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

戶牖桀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

徑不復取

語意自老。○洙曰：左太冲吳都賦：其竹則檀藥、嬋娟、玉潤、碧鮮。趙曰：唐孟郊有三嬋娟詩。

謂竹、嬋娟、月、嬋娟、人、嬋娟也。鄭曰：緘，子六切。又所隔切。田曰：洩與世同。世猶出也。洙曰：公在道中，是仲冬之交。

而聞子規，蓋入南州地氣之暖故也。

青陽峽

卷六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
迴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磧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
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
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
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趁人

謂前險已盡至此
依然相隨來也

及茲歎

冥冥

鄭曰磧若冥切今作溪秦伯曰周禮雍州其山鎮
曰岳山注云吳岳也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

陽以為西岳夢弼曰唐隴州吳山縣西四十里有吳山
其頂有五峰是也洙曰華山有蓮華峰崆峒山在隴右

殷音
隱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
門雲雷隘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噬胡馬
屯成臯防虞此何及

彼屯成臯而此防龍門
宜相及哉非後時也

嗟爾遠戍

人山寒夜中泣

洙曰漢高紀棧道注云棧即閣也今謂
之閣道棧士諫反又上版反夢弼曰編

竹為閣道謂之棧道歐公曰短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
也趙曰成臯乃鞏洛之地胡馬指言安史之兵耳洙曰
防虞此何及
言已後時矣

石龕

卷六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豺又啼天
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
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
簞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夢弼曰戎音戎猿狖
之屬趙曰此詩起句連四我字乃公之新格劉琨扶風
歌止曰鹿遊我前猴戲我側兩句而已夢弼曰仲冬見
虹霓紀異也趙曰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此
摘用其字梁指汴州齊指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此言
采箭以輸官也鄭曰簞古旱切亦作苛
沫曰祿山之亂所領皆漁陽突騎也

積草嶺

公白注
同谷界

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
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

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
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

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
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

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薇不願
餘茅茨眼中見

相去尚百
里想像如

見願休焉息焉之志也○夢弼曰明水縣屬興州唐志
明作鳴言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

則明水也趙曰謝靈運鄴中詩序云二三諸彥左太冲
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鶴曰邑有佳主人當

是指同谷
縣宰也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
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
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夢弼曰
白馬為

鐵驪言白馬經此泥濘中亦將為
黑色之驪也玉篇驪馬深黑色

鳳凰臺

夢弼曰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
山即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
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恐有

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
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
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街瑞圖
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

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

懇至不厭○夢弼曰按唐地理志武

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廢謂之西康者蓋嶺南亦有康州所以自別也洙曰文王為西伯時鳳鳴于岐陽夢弼曰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夫鷦鷯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又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長讀當如字夢符曰瑞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夢弼曰春秋合誠圖曰

黃帝坐玄扈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務光等臨觀鳳凰街
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注玄扈石室名也漢郊祀志
黃帝為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邁曰鴻
猷大道也鳳垂鴻猷所以表大道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李廌師友記聞李
太白遠離別蜀道

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
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
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夢弼曰橡似兩
切標實也狙千

餘切猿屬食橡栗者也莊子狙公賦芋
芋即橡子也鄭曰皴千倫切皮細起也

長鑱長鑱白木柄

一歌喚子美二歌喚長鑱豈不奇崛

我生託子以為命

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

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

悵

色字下得好非必人人為我惆悵而有其色○鄭曰鑱鋤銜切吳人云犁鐵說文銳也夢弼曰按顏之推

訓俗音字鑱仕衫切即銳也俗謂之地鑱又仕鑒切夢弼曰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獨黃獨俗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饑歲土人掘食以充糧余謂此非當以黃精為正公嘗屢用黃精字按集中有太平寺泉眼詩云三春斲黃精一食生毛羽是也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

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鵝鵠安得送我置汝傍

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趙曰公四弟曰頴曰觀曰豐曰

占各在他郡惟占從公入蜀公在劍外有占歸草堂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洙曰後漢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其意俱舍之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夢弼曰陶隱居本草駕鵝大於鴈似人家蒼鵝耳鵝鵠慈禽也鵠九頭詩有鵝在梁毛萇傳禿鵝也洙曰左傳余收爾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

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

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夢弼曰地理志濠州治鍾離縣

春秋時為鍾離子國楚地漢縣也按公
集中有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之句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

是此景

黃蒿古城雲

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

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何其魂招不來耶歸

故鄉也○夢弼曰古城即是指同谷舊為西康州也楚屈原放逐宋玉作招魂辭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

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

獨此歌迴春姿者願車駕反正

之辭也心所同然千載如對○逸曰湫龍潭也夢弼曰劉安招隱士云山氣龍從兮石嵯峨洪慶善補音龍力孔切從音摠敏功曰穆乃枝曲下垂貌夢弼曰蝮方六切大蛇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鄉相多

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

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聲氣俱盡

萬丈潭

夢弼曰同谷縣有鳳凰潭一名萬丈潭蓋兩山危立其下泓澄萬丈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

便合改視

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

內跼步凌垠堦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

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
如灣濼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
成帷幄寒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
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修鱗
蟄出入巨石礙

造意語

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夢弼曰張平子

西京賦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根鏐淮南子出於無
垠鄂之間許慎注垠鄂端崖也字或作鄂亦作鏐通用
鄭曰瀨徒對切猶澹施也水帶沙往來貌漢郊祀志登
遐倒景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修可
曰康協終南行楓
丹杉碧壘旌立旆

發同谷縣

公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況我饑愚人焉能尚安宅始

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

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回首虎崖石臨歧別

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感平生嬾拙

意偶值棲遁迹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

洙曰文子曰墨子無黔突

孔子無暖席師曰公以昨歲自諫省出為華州掾今夏棄官發華州秋客秦州冬離秦州至同谷又發同谷而赴成都是一歲四行役也夢弼曰龍潭在同谷公七歌云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虎崖山名亦在同谷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
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
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
汗流被我體祈寒為之暄
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
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
仰千塞大明俯入裂厚坤
再聞虎豹關屢跼風水昏
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
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
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
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
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
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洙曰首音狩謂命車向西行也鶴曰

栗亭鳳凰村皆在成都之境魯曰蜀門即劔門也洙曰閣道即棧道也冬青今之榷枿也左太冲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雕儀炎曰莊子目擊而道存夢弼曰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時玄宗巡幸之後以蜀郡為南京故公盛言其風物托之崑崙玄圃而寄所思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窅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礚礚沙白灘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踈散高壁抵欽崙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洙曰莊子夫畏途者

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鄭曰
礪魯水切嶽崙山貌上音欽下音吟

水會渡

魯曰一云水回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
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霜濃
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嶮仍萬盤回眺積
水外始知衆星乾

窮而不流

遠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

飛僊閣

夢弼曰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駕空為飛梁閣道又酈元水經注云大劍戍至

小劍三十里連山絕險
飛閣相通謂之閣道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
壑歌踈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歇鞍
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浮生有
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五盤

魯曰謂棧道
盤屈有五重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踈地
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
淳樸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故鄉有

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趙曰揚雄云水至清

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危
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歌誰鑿浮梁裊相拄目眩
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
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趙曰史心亂目眩魏

太祖讀陳琳檄愈頭風此借用其字
瞿塘峽名大庾嶺名皆艱險之處也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石

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羣鷗

迴字欲稱

暝色帶遠客

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

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唐子西語

錄云子美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為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修可曰謝玄暉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詩家稱康樂乃靈運非玄暉也

桔柏渡

鄭曰桔居屑切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連
竿勤婀娜征衣颯颯急流鵝鷄散絕岸鼉鼉驕西轅
自茲異東逝不可要高通荆門路濶會滄海潮孤光隱
顧盼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鄭曰窄側
柏切洙曰
連竹索而為梁謂之窄鵝曰成都之窄橋是也魯曰鵝
鷄喻舟船也鼉鼉喻橋梁也驕壯也蒼舒曰釋文山頂
曰巔亦曰椒

劒門

夢弼曰按地理志劒州劒門縣有梁山亦名
大劒山自蜀出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

惟天有設險劒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

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
走中原岷峨氣淒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
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
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

臨風默惆悵

數地險而惡負固者也○散文有所不能及矣○劍閣天下壯閭一作門鶴曰劍門

背有閣道張孟陽劍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萬仞沫曰劍山生石皆北向如拜伏狀趙曰劍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有面內之義蓋地形雖險而趨中原自然之勢也詩其崇如墉張協立武館賦云崇墉四匝沫曰蜀都賦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趙曰珠玉之於中原必著走字者或曰古之言珠玉謂無翼

而飛無脛而行非謂人之所攜持若飛走也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峨山在成都之西南峨眉山是也遠人困於誅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峨以二山無情之物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夢弼曰蜀舊為西蠻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遠人雖修職貢而太古淳樸之道已喪矣至今英雄人謂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中國有亂起而據蜀也趙曰鐘楚產切韻書云平鐵也

鹿頭山

夢弼曰唐志漢州德陽縣有鹿頭山高崇文擒劉闢處又有鹿頭關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濶殊方

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
楊馬繼起名碑元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
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
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洙曰自秦入蜀
山嶺重複及下

鹿頭關東望成都千里豁然也夢弼曰公歷陟險阻至此豁然足慰饑渴之望趙曰天下一家皆為臣屬所僭擬宮闕已不復見故云失雙闕也夢弼曰楊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趙曰成都富饒之地故指為脂膏也豪俠窟見郭璞云京華遊俠窟而變其字耳夢弼曰冀公謂僕射冀國公裴冕也時為劍南節度使陸凱傳宰相國之柱石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有何深意到處自然

我行山川異忽在

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

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

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

憤怨悲感讀之黯然

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

語次寫景注者自屑屑附會可厭

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洙曰淵明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趙曰桑榆晚日也鄭曰填

陟刃切定也夢弼曰曾與層同填或音田滿也洙曰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五字

偏盡蓋是江雨又是夜聞多字所以入妙非着意對

百萬傳深入寨區望匪他司

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希曰深入用孔明表中語司徒謂李光弼也時乾元二年七月

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八月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以敗賊將留希德及收清夷橫野等軍加檢校

司徒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戀

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洙曰并州

太原也時王思禮為帥鶴曰思禮以收東京戰數有功
遷兵部尚書鄴城師潰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
思明別將萬餘衆暨光弼徙河陽思禮代為河東節度
治太原持法嚴整人不敢犯洙曰薊北乃范陽盧龍等
處安史之巢穴也關西者
長安以西皆謂之關西也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
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洙曰宋玉九辨草木搖落兮變衰趙

曰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

補遺

喜薛璩畢曜遷官

東坡別集詩評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此老杜句也讀書頭欲白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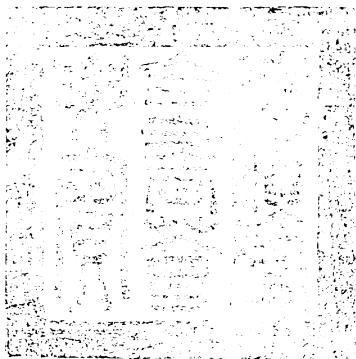
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今多黑頭江山萬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樽開此坡谷所為也

寄賈岳州嚴已州兩閣老

黃常明詩話云老杜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緣江

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宛頭俯澗壑層臺俯風渚遊目俯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者甚多不可具述復齋謾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一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

還雙閣王師下八川此時需奉引佳氣拂周旋奉酬嚴
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
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
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避
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也誠
齋詩話詩有寶字而善用之者以寶為虛子美云弟子
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
蓋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張耀堃